

大华纱厂变身大华1935,终结了做为工厂的一个时代,被保护的工业遗产——博物馆,是流逝时间和历史事件的记录者见证者。它见证了新中国和西安工业发展的历史,寄托着民族工业复兴的梦想。从凝固的遗存里可以映照出它昔日点滴,仿佛一滴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熠熠的闪光。

大华 1935

——重温属于这里的老故事



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东侧的太华南路上,有个大名鼎鼎的大华纱厂,即大华纺织厂,1935年由西北首富、中国纺纱大王石凤翔先生始建,原名长安大华纺织厂。

大华纺织厂曾是国军的军需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曾遭到日军飞机的多次轰炸。西安解放时,石凤翔仓皇离开大陆,西北的所有产业都没来得及搬迁,最后只把在上海的大泰纺织厂的设备搬运到台湾。大华纺织厂1951年实行了公私合营,1966年12月收归国有,企业改名为“国棉十一厂”,2008年因负债积苛、无力回天,申请政策性破产。

作为陕西省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产,其旧址已入选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如今,这个被“改造”为西安第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大华1935已经开馆迎客。主要遗存:老南门;厂

房、库房、锅炉房;纺织设备、发电设备、蒸汽管道;公馆、老院子等,以“抗战内迁企业,西北地区历史上建立最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现代机器棉纺织企业,西安地区第一座工业发电厂”等理由入选。作为普通游客浏览其间,只能感受岁月的变迁,但作为与曾经的大华纱厂有过交集的人,旧址重游感慨万千。

到大华纺织厂。

刚开始的工作是清苦的,每天跟着师傅熟悉机器和 workflow,不长的时间就逐渐熟练起来。由于还在学徒期,虽然干着熟练工的工作,还是拿着18.5元的工资,偶尔加班有几块钱的补贴,让她常常喜出望外。繁忙简单的日子很充实,也让她很满足,她常想:“和下乡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这样的工作她一干就是18年,从刚进厂时的学徒工干到熟练织布工,三班三运转,走进车间扫车、接班、巡回、布面、接纱、拆坏布、补坏布……每班看管48台织布机,行走六七十里路,如果没有4年农村耕作实践真顶不下来。每当走进高大宽敞的车间就感觉亲切,听着机器唧唧的声音,就像听着革命歌曲。下班后还要开例会总结工作汇报思想,有时候开着会就睡着了,怎么走回家都不知道。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让她中年后颈椎、腰椎、腿都病患缠身,即便如此她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1998年,年届40岁的王喜凤退休(政策性)了,虽然告别了大华纺织厂,但一有空闲还会去厂区转转。厂子让她惦记的不仅是斑驳的大门、空旷的车间,还有唧唧作响的机器、细纱间穿梭的梭子……一景一物、一点一滴,都倍感亲切。

抗战时发挥重要作用

从1935年建厂开始,大华纱厂就是当时政府的管控企业,抗战时期则发挥了“补给”的重要作用,因此被日机多次轰炸。据《新城区大事记》(1911-1949)记载:民国28年(1939年)10月11日,日机12架轰炸大华纺织厂,投弹30枚,死伤40余人,炸毁棉花2.5万担,厂房、机器严重受损,全厂停产。5月6日上午7时40分,日机17架空袭西安,于尚仁路、大华纺织厂等处投弹25枚,炸死炸伤30人,炸毁房屋10间。8时20分,又有

9架日机给火车站投弹20余枚,炸死炸伤32人。12月2日,日机空袭大华纺织厂,投燃烧弹4枚,烧毁库房棉花1456包。

大华纱厂的经历,是民族企业发展的缩影,从它诞生之初就与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浮浮沉沉,起起落落。中间偶有浪花泛起,演绎出令人瞩目的传奇故事。蒋委员长次子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爱情故事就令人惊奇。

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爱情故事

关于蒋纬国与石静宜的姻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留学归来,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在陆军第一师步兵三团第二营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职务,经常往返于重庆与西安之间。有一次,他搭乘火车,见到一位时髦而漂亮的小姐正在看一份英文报纸,便前去借阅。不料,此小姐见搭讪者是个小军官,竟丝毫不予理睬。

蒋纬国邂逅的这位小姐即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石静宜。石静宜是当时国内著名企业家、西北工业界首富石凤翔之女。石凤翔祖籍湖北孝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纺织工业,学成回国后先后经办各种纺织工业学校和工业实体,成为国内纺织界的重量级人物。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将其在上海的产业大部迁往西北,长安大华纱厂就是其产业之一。石静宜是石凤翔最为宠爱的女儿,一直被视为掌上明珠。在抗战期间,她就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由于聪明伶俐,天

生丽质,所以石凤翔每逢社交场合,总是携爱女相随。

1943年秋,西安知名人士刘楚才摆设家宴招待各界名流,石凤翔与石静宜自然被奉为上宾。当时蒋纬国所在部队驻守潼关,他有事滞留在西安,也被邀出席。在宴会上,蒋纬国与石静宜经人介绍,得以正式相识,叙谈之下,颇为契合。从此,你来我往,逐步建立了感情。后来,两人追述当初火车上的那次“有眼不识”,均笑称为“缘”。

1944年12月25日,正当圣诞节那天,蒋纬国与石静宜在西安举行了婚礼,由胡宗南主持,蒋介石、宋美龄专程前来致贺。

这段往事在过去的岁月里一直被人们(大华纱厂)所忌讳,除了第一代老职工有个人人知晓外,像王喜凤这样的青工根本无从知晓。 □长安



■钩沉

《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80年开始唱响的这首《乡恋》,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李谷一与《乡恋》一起,成为印在人们心中的“身影”与“歌声”。

文艺界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1979年10月30日,有3000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发表《祝辞》。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据作家阎纲回忆,《祝辞》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

1980年春,《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与同事理由拟定了一个采访计划,准备从几个侧面反映当时文艺界振奋人心的新局面。他们拟定的几个题目中有《新风霞写书》(袁运生画画)《李谷一唱歌》(刘晓庆学剑)等。

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新风霞,其他三位均为青年文艺工作者。刘晓庆25岁,李谷一36岁,袁运生43岁,都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时,画家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10月),因为大胆画三个沐浴的傣家少女,正伫立在北京首都机场接受人们好奇和质疑的目光。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商业娱乐片气息,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用庸俗的形象和噱头败坏人们的胃口”,迫于舆论压力,电影公司中断了正在印制的拷贝。34岁的词曲作家傅林创作的《小螺号》,受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认为他是受了港台靡靡

之音的不良影响。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轰动一时,那蜻蜓点水的一吻,让无数情窦初开的年轻人为之迷醉。

放眼文学界,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一方面荣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方面正在被当地媒体大加挞伐,天津作家蒋子龙的心情有如坐过山车。

可以说,1979年和之后的几年中,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并存,先锋的创作与守旧的教条互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前行。

李谷一与《乡恋》风波,正是体现这一交锋的标志性事件。

《乡恋》引起“异端”之争

1979年,由陈冲、刘晓庆、唐国强主演的电影《小花》上映。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就是由李谷一演唱的,她大胆尝试将西洋歌剧和我国古典戏曲中曾使用过的轻声、气声唱法,运用到现代歌曲上来,受到听众欢迎。

《乡恋》是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央电视台首先播出的,据当时人回忆,晚上八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本来以为播出电视剧《大西洋底的人》的年轻人,看见这个名字顿时意兴阑珊。当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的歌声出现时,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被她的歌声所感染。听惯了明丽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突然听到她“含着嗓音唱歌”,大家既惊讶又惊喜。一个女工小声说,李谷一唱歌怎么跟说悄悄话似的。她的话无意中道出了“气声”的特点。

上海人最敏感。1980年1月1日的《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喜爱。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之歌》。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之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在当时,要听李谷一唱歌,就得午夜2点去排队买票。光1980年上半年李谷一就唱了200场。

乡恋 马增华词 张丕基曲

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 (李谷一演唱)

1=A 4/4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上
你的情爱 你的美梦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在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上
你的情爱 你的美梦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在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

你的身影 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上
你的情爱 你的美梦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在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

但与此同时,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唱法不正规,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人说这只是在酒吧间唱的歌曲,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一致的。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歌是“亡国之音”。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领导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登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

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制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从此,报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持续三四年的时间里,围绕《乡恋》的全国性大讨论始终热度不减。

出于职业敏感,邓加荣和理由暂时搁下其他选题,准备首先采访李谷一,而且直接切入当时争议的焦点——《乡恋》,不是一般地采访李谷一的成才之路,而是着重于《乡恋》这首歌曲引发的争议。

由于此时李谷一正随中央乐团演出团在上海巡回演出,邓加荣与理由乘机赴上海采访。他们首先去观看中央乐团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深夜冒雨排队购票,演出当夜可容纳1.8万人的上海体育馆座无虚席。

邓加荣原以为,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李谷一不太可能再唱《乡恋》。可谢幕之时,全场观众高喊“乡恋”“乡恋”。李谷一不负众望,唱了一遍之后,观众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喊着还要她继续唱下去。

李谷一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还有勇气唱《乡恋》,主要是因为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我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广大观众和听众对我的支持,便是最大的鼓舞和力量。”

1980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邓加荣和理由采写的报道《李谷一与〈乡恋〉》。报道肯定了李谷一在音乐领域的探索,认为这与整个时代改革的方向是吻合的。她的唱法表明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

这篇报道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写给记者和李谷一的信,“不出三五天就要装一麻袋”。

“那个时候的《光明日报》火得厉害。大学生看报纸,不是一份报纸传着看,而是将

报纸裁成条,大家交换着看。”邓加荣说。

11月9日,《光明日报》开辟专栏《对李谷一与〈乡恋〉一文的反应》,选读者来信。一位中学教师在来信中写道:“只准长歌颂雅,不准演员采风,稍一离格,即为异端,这符合艺术发展规律吗?如果天天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连一首《乡恋》都要打入冷宫,甚至枪毙,恐怕中国歌坛上,就永远只能欣赏‘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从禁播到解禁

1981年11月,《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李谷一与〈乡恋〉》的社会效果是作者运用夸大、歪曲事实的手法取得的”。自此,《乡恋》成为“禁歌”,电台不再播放,李谷一演出时可以唱别的歌曲,但不能唱《乡恋》。

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现场设有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开始不久,接线员端了一盘子观众的电话点播条给总导演黄一鹤,黄看了之后倒吸一口凉气,观众点播的几乎全是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对接线员使了个眼色,让她把盘子端给了在座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吴看了以后马上摇摇头。可是没想到之后一连五盘电话的点播条大部分点的都是《乡恋》,这让吴冷西冷汗直冒。他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不时掏出手帕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对黄一鹤说:“播!”

晚会结束后收到了大量观众的来信,评价央视是“人民自己的好电视台”,在当时冠以“人民”两个字就是最高的评价了。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又将《乡恋》风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声,做了专题回访。《新京报》用两个整版回顾了这场争论,并配发评论《文艺创新人民开心》。

■往事